

我曾拟一对联赠给刘思：  
幽默为人，却振聋发聩，乃道地樵斧；  
坦荡作文，有侠肝义胆，是真正朋友。

刘思的道德文章和幽默文笔，我在其他几篇怀念文章中已略有述。这里，我侧重说说“真正朋友”。

我和刘思相识较晚。他比我年长6岁，“文革”前我在郑州晚报编杂文专栏时，他还未脱炼狱的艰难岁月。但后来，我们却一见如故。特别是省杂文学会成立后，经王大海和李晴先生介绍，我们遂成手足情深的莫逆之交。大海先生年近乃至去世，论德高望重，省杂文学会新任会长非刘思莫属。但是，大家也许认为我有“大河报总编辑”这个头衔，杂文学会的诸多会务杂事相对好办一些，希望我能学会提供服务，所以强行推我出山，刘思便是其中极力助推的一只强劲之手。于是，十多年来，他自己却一直屈任副会长的职务。对我，他是诚心诚意、真心真意、实心实意地给予热情的支持和扶持。十多年来，我虽然多次辞会长职务未能如愿，硬是咬着牙挺到现在，是因为我身后站着刘思，站着一群人品文品俱佳的副会长们，他们像一棵棵挺拔的大树供我随时依靠。是的，真正的朋友，能给人无尽的力量！

人们都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不是真正的朋友，即便朝夕相处，也未必掏心；若是真正朋友，则“相知无远近，万里当为邻”（张九龄）。刘思就是这样。有一位文学编辑，是我和刘思共同敬重的一位老大姐，相互间虽远隔千山，但心理上确有“比邻”之感。不论是节日雅集，抑或是会议相聚，凡有把盏的机会，席间刘思总要邀我特意斟满杯酒，共同默默祝福，点滴不洒地为这位远在他乡的老大姐共同干一杯酒。现在回忆，几十年来我们不曾有一次省略，更不曾有一次疏忘！

## 真正朋友

王继兴

刘思的诚恳坦荡，还表现在他不仅是挚友，更是诤友。我只举一件事为例——

1993年7月，我作为中国新闻代表团成员出访美国。启程前我翻阅了大量资料，得知美国虽然经济很发达，但自身也有不少痼疾，比如老年人的孤独就是一大社会问题。我带着这个概念来到美国，随时捕捉各色各类素材，到处寻找我需要的典型例证。那天，在纽约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广场上，我看到灿烂阳光下有位身材清瘦的老妇人，静静地坐在一条木凳上闭目养神，颇显寂寞和孤独。另一位拄杖老人，也在眯着眼睛晒太阳。于是我蓦地想到了美国普遍存在的老人孤独问题，甚至觉得这些老人是多么酸楚和悲怆！立即调好焦距，轻轻按动相机的快门，自鸣得意地以为抓拍到了——一幅富有深刻主题含义的照片！

回国后，我连续撰写了两个系列的“访美札记”，其中一篇就是《形影相吊》。文章开头，我援引了我国孔子、孟子等古代先人对“老有所终”的殷切期待，并说这个问题在我国解决得好的，而美国不行。因为有网友说：在美国，有的孤独老夫，死在家里数月之后，其腐败的尸体才被人发现；有的寡居老妪，悄然死在卧室，竟被其豢养的宠犬一天天地吃掉；一些年迈老人，因忍

受不了寂寞和孤独，干脆坠楼自杀……我用我上述两幅照片，来佐证“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美国人。后来，我出版一册《萍踪感悟》，将此文及其照片收了进去。在河南省作家协会和大河报联合为《萍踪感悟》一书举办的研讨会上，大家用了许多溢美之词对我进行鼓励。刘思的发言除鼓励外，还认真地提出了异议，不，是批评！他说：“继兴同志到美国去，是否戴着一副很传统的老式眼镜？是否抱有一种很习惯的思维定势？”我说不清。其实，广场上那位老妇人和老先生，在我看来，并不寂寞和酸楚，更没有一点孤独的悲怆，倒是很安详很甜美地在享受自然、享受阳光。他们清瘦的身体，正是健康的标志；如果过于臃肿，反属病态。继兴给照片作的标题是“形影相吊”，我看可称作“沐浴阳光”——那是一种幸福晚年情态呢！”这种直言的批评，在这些年的作品研讨会上已经很少听到了！

他的话令我一惊！细想想，这两位老人也许并不孤独，他们或者是由子女分别特意送到广场来“享受自然”和“享受阳光”的。我为什么为了自己的主观需要，非要强行以他们为典型案例，来诠释和佐证美国社会老年人的“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呢？看来，我确是受了“传统眼镜”的影响，犯了主观主义猜想的毛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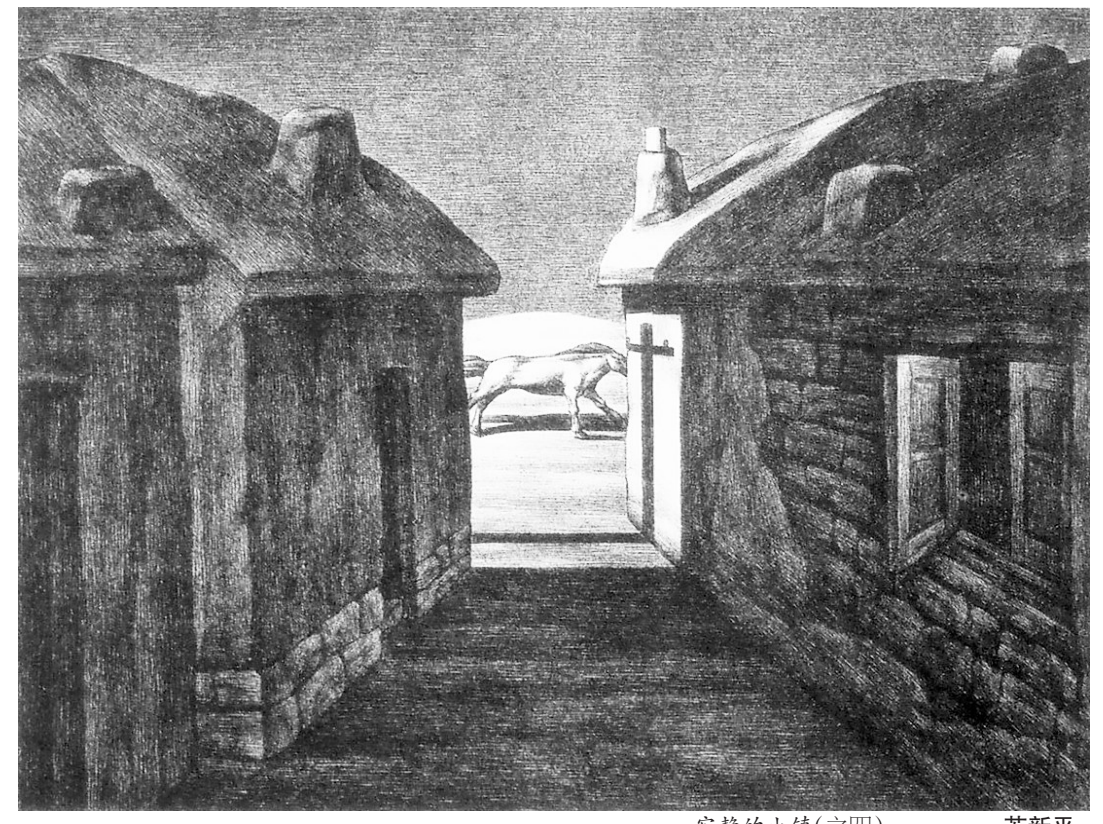
刘思的批评使我得到许多启示：凡事，切勿先入为主，无论如何不能先在自己的观念上预先设定一个“筐子”，尔后特意提着这个“筐子”去寻找孤证；凡事，都要实事求是，无论如何不能把存在的事实当作一个面团，任其主观意志想捏扁就捏个扁，想捏圆就捏个圆；凡事，都要调查核实，无论如何不能凭自己的想当然，凭自己的猜想就武断地作出结论……这些启示对我无疑是十分宝贵的！

唉，刘思突然走了！——我对他有不尽的怀念……

## 苍裸棉花不近似

王振洲

7月18日“郑风”上《郑州城乡地名的由来》一文，写到“花岗”的得名时说：“西汉末年，王莽撵刘秀到此，刘秀惊恐之余，见岗上苍裸密布（一年生草本植物，果与棉花近似）误认为是棉花，不禁称赞说：美哉花岗！……人们为了纪念他曾到过此岗，便把这个大岗称为花岗。”作为一种传说，这无可厚非。但苍裸与棉花从棵型、叶片、花朵、果实，都不近似。苍裸名为苍耳，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其果实名为苍耳子，是一味中药，花生米那么大小，浑身是刺。新中国成立前郑州北郊的荒野野岗及黄河大堤上，多生长有苍裸，我们简称之为苍。秋冬季节从苍裸处走过，一不留神，便有许多苍耳子挂在衣服上，需要一个一个住下摘，因此人们无不反感。笔者曾在大河村小学读书，学校在村南一里许的庙中，名为南庙，东西与花岗平行，曾多次与同学到过花岗。在我的记忆中，那里地势高低不平，土中有拾不尽的陶片，不怎么长庄稼，但在人们心目中却是神秘的宝地，并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老人们说，很早很早以前，附近三里五村谁家办红白事，要用多少碗盘等，写个单子，夜晚放到花岗，天不明去取，所需的的东西都摆在那里，用过后，刷洗干净，夜晚放回去就行了。某年有一大户人家办喜事，到花岗借了碗和盘子。那大户的主人很贪，归还时把一个精美的盘子昧了起来。这下可惹恼了花岗的神灵，他平时最恨贪得无厌之人。惩罚了那大户的主人，并把其昧的盘子收回来，连别的碗盘等统统砸碎了。从此，任凭谁去烧香许愿，再也借不到东西。一个偶然的机会，证明这个民间故事，并非完全凭空虚构。这耕地地下确实有宝。1964年，大河村农民在花岗耕地时发现一件陶器，引起文物部门的重视，经发掘，证明这里是一处古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这个民间故事批判贪得无厌的主题很鲜明，说不定过去确有人到大河村文化遗址盗窃文物，人们发现了，特意编成故事来鞭挞他。



寂静的小镇(之四) 苏新平

## 新书架 《豆丁的奇幻科学之旅》

巴丽华

你对神秘莫测的宇宙充满好奇吗？你对幻化万千的大海着迷吗？你对世界的各个国家风土人情感兴趣吗？你想自己站在台上给大人们预报风云变幻的天气吗？你有没有过抓住了一只好玩的虫子却不知道它叫什么？

《豆丁的奇幻科学之旅》图画书系列，包括《出发！宇宙大狂欢》《出发！昆虫大搜罗》《出发！天气大魔法》《出发！深海大探险》《出发！环球大冒险》。5个主题，涉猎动物、植物、天文、地理、科技甚至历史等7个知识领域，100多个对开页手绘大场

景，300多个知识点，为少年儿童量身打造，为孩子们展示了无奇不有的精彩世界，带着孩子体验到奇幻科学之旅的美妙。

这套儿童科学读本，不是让孩子们记住一个个科学概念，而是为他们营造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小读者就是主角，在浩瀚的宇宙、神秘的自然中畅游着、探索着。他们获得的不是生硬呆板的科学知识，而是对这个神奇世界的好奇和热爱，正是这份强烈的好奇，诞生出人类成长和进步不竭的动力！



溪山逸隐图 陈玉楠

文昌阁显然是一个敞开的公共场所，私密的话不宜说，隔墙有耳，不小心走漏了隐私。

《阅微草堂笔记》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位书生寄寓高庙读书，夜晚就在文昌阁廊下入睡。朦胧中，听到阁

一样的场景，最宜配一个书生，双手倒剪，站在桥上，看一叶小舟，飘然而过。

文昌阁的城市，是幸运的。每次去扬州访友时，我都要顺便到那里转转。虽然《阅微草堂笔记》所说故事，未必就在扬州，可总觉得，有这样

## 文昌阁与八字桥

王太生

中国人喜欢的东西，往往容易雷同。比如，文昌阁、八字桥，不同的城市，都有。

文昌阁像老人头上的一顶帽子，而八字桥，顾名思义，就如一个人的胡须，一撇一捺，两头大中间小，这是指形状。有的时候，不同性格的人，在桥上相遇。

明代郎瑛《七修类稿》里记载，杭州有座八字桥，下雨天，有个人撑着伞在前面走，后面的人就钻到伞下躲雨，撑伞的人以为是遇到了鬼，就把那人推开。等到他溜到亮着灯的浴肆，惊魂未定。少顷，又跑进来一个人，浑身湿淋淋的，边喘边说：带伞鬼，将我挤到河中，差点淹死啊。

没带伞的人，不打一声招呼，就钻到陌生人的伞下，这事未免荒唐。可见，那时的杭州八字桥，栏杆并不是很高，所以人一般很容易挤下河去。

离奇的事情，一般都发生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地方，这样容易引起背景共鸣。其实，桥与桥同名，所背负的故事，却是大相径庭。这样的桥，多精巧地架于几条河流交汇的地方，与市井相映成趣。

有桥的地方就有人家，贩夫走卒、三教九流，临水而居，鸡犬相闻，好一幅繁杂人烟的“清明上河图”。

建筑有其属性。南方和北方“鬍鬚飘飘”的城市，文昌阁一般是有的，而江南北水网地带，才有八字桥。文昌阁是雅的，八字桥却俗。一个寄踞空旷之岗，一个悬于河流之上。阁与桥，串联起一座城的文昌水系。

阁子里，宜逗留、谈心、交友、男女幽会，喁喁私语；而桥上，芸芸众生，市声鼎沸，叫卖高亢，呼朋引伴。尤其是那桥的两端，像布口袋，将路渐渐收拢，心里有事的人，裹着包袱，或者手提扁担，踉跄独行。

——文人名士，落子闲坐；市井草民，穿桥而过。

## 青蒿饼

王吴军

做青蒿饼先要有嫩绿的青蒿，青蒿有着别致的味道，拿过青蒿的手指上会留下一股特有的清香味儿，好长时间都洗不掉。有了青蒿，就可以做青蒿饼了。

先把青蒿的老茎和老叶子去掉，再把嫩的青蒿洗净，切碎，这时候，再切一些肉丁放在锅里爆炒一下，然后，把切碎的青蒿和爆炒后的肉丁以及食盐、味精、葱末、蒜末搅拌均匀，装入盆中备用。这时候，青蒿的清香直往鼻孔里钻。

青蒿的馅料拌好了，然后把小麦面粉跟水掺在一起，揉面。面揉好后，用擀面杖擀成一个个如巴掌大小的厚面皮，把青蒿馅摊在一张厚面皮上，再用另一张厚面皮盖在上面，把两张厚面皮的边缘捏在一起，这样一来，青蒿馅就包在了两张厚面皮里，成了一个青蒿饼。

青蒿能清热利湿，还可以治疗各种急、慢性肝炎。所以，青蒿饼又可养

生，不知道是谁想出了这么妙的法子来吃青蒿。吃青蒿饼不仅能吃出美妙的味道，还能吃出健康的身体，真是一件有趣又有意义的赏心乐事。

青蒿饼做熟了，一个个圆溜溜、黄灿灿、香喷喷，让人不由自主地想伸出自己的手去拿一个大口朵。只是，这时不能急，免得把手烫伤了，呵呵。

很难形容青蒿饼是一种怎样的美味，软绵绵的白面饼，清香扑鼻的青蒿，还有不时咬住的肉丁，一想起来就让人不住地咽口水了。

张学良闻讯来到院子里，祁老号用湿漉漉的衣服擦了一把湿漉漉的脸，又喝了一口水，才说清了自己风风火火赶到这里的原因。

原来，这天清晨，张作霖与冯德麟奉天各督抚衙门的大小官员在奉天驛接来了新任奉天督军段芝贵。寒暄过后，张作霖突然一个箭步窜过去，朝冯德麟身旁一个卫兵就是一脚，骂道，瞎了眼的狗东西，滚远点！冯德麟瞪起眼睛，张小子，你骂谁？张作霖像没听见一样，仍指着那个卫兵，滚，滚，滚！说完了，哈下腰，给段芝贵把鞋提上，还顺手在鞋后帮拍了一下。冯德麟转过身，向远处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呸！

这情景，张学良和冯庸都看见了。两人谁都没有说话，故意挺着脖子不看对方，但谁心里想什么彼此都很清楚。

张作霖喊过来张学良，对段芝贵说，这就是天子学良，小六子，快给段督军请安。张学良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督军大人安好。段芝贵遥数百里，正好借机向雨亭兄多多讨教，岂不一举两得？张作霖说，督军抬举，作霖诚惶诚恐，只是督军由京赴奉，一路劳顿，还是先回馆驿安歇，日后作霖再上门讨教。段芝贵连连摇头，雨亭兄为了迎接本督，憾缺了令公子新婚大典，这让段某心下惘然。看时辰尚来得及，我们不如就此北上，给令公子及贵眷一个惊喜如何？

不管张作霖如何劝阻，段芝贵铁了心非要参加婚礼不可。张作霖无奈，只好一边派人找日本人联系专车，一边派祁老号即刻飞马北上，通知婚礼推迟进行，等候段督军的到来。祁老号选了十四匹马，轮番骑着，一路狂奔，终于在婚礼开始前赶到了郑家屯。

这突如其来打乱了原来的部署，张学良让人把子凤至接到楼上暂歇，乘机甩掉那身“道袍”和那顶插着鸡毛的黑礼帽，换上一身西服，与吴俊升等人匆匆赶到车站。

张作霖与段芝贵及冯德麟等一千官员到郑家屯时已是下午两点，郑家屯地方官员在站台上洒上清水，铺上红地毯，又不知从哪里凑了一个乌七八糟的鼓乐队，小号配唢呐，军鼓配铜锣，吹吹打打的，营造出很有小地方色彩的欢乐气氛。

张作霖亲自搀扶着段芝贵下了车，嘴里不断地提醒着，督军，小心，小心脚下。其实，段芝贵比张作霖大不了几岁，看面相，似乎还

比张作霖年轻。冯德麟跟在张作霖和段芝贵后边，斜睨着张作霖，满脸不屑，嘴里喃喃咕咕的，却一不小心，踩掉了段芝贵的一只鞋。段芝贵回过神来，张作霖突然一个箭步窜过去，朝冯德麟身旁一个卫兵就是一脚，骂道，瞎了眼的狗东西，滚远点！冯德麟瞪起眼睛，张小子，你骂谁？张作霖像没听见一样，仍指着那个卫兵，滚，滚，滚！说完了，哈下腰，给段芝贵把鞋提上，还顺手在鞋后帮拍了一下。冯德麟转过身，向远处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呸！

这情景，张学良和冯庸都看见了。两人谁都没有说话，故意挺着脖子不看对方，但谁心里想什么彼此都很清楚。

张作霖喊过来张学良，对段芝贵说，这就是天子学良，小六子，快给段督军请安。张学良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督军大人安好。段芝贵遥数百里，正好借机向雨亭兄多多讨教，岂不一举两得？张作霖说，督军抬举，作霖诚惶诚恐，只是督军由京赴奉，一路劳顿，还是先回馆驿安歇，日后作霖再上门讨教。段芝贵连连摇头，雨亭兄为了迎接本督，憾缺了令公子新婚大典，这让段某心下惘然。看时辰尚来得及，我们不如就此北上，给令公子及贵眷一个惊喜如何？

不管张作霖如何劝阻，段芝贵铁了心非要参加婚礼不可。张作霖无奈，只好一边派人找日本人联系专车，一边派祁老号即刻飞马北上，通知婚礼推迟进行，等候段督军的到来。祁老号选了十四匹马，轮番骑着，一路狂奔，终于在婚礼开始前赶到了郑家屯。

这突如其来打乱了原来的部署，张学良让人把子凤至接到楼上暂歇，乘机甩掉那身“道袍”和那顶插着鸡毛的黑礼帽，换上一身西服，与吴俊升等人匆匆赶到车站。

张作霖与段芝贵及冯德麟等一千官员到郑家屯时已是下午两点，郑家屯地方官员在站台上洒上清水，铺上红地毯，又不知从哪里凑了一个乌七八糟的鼓乐队，小号配唢呐，军鼓配铜锣，吹吹打打的，营造出很有小地方色彩的欢乐气氛。

张作霖亲自搀扶着段芝贵下了车，嘴里不断地提醒着，督军，小心，小心脚下。其实，段芝贵比张作霖大不了几岁，看面相，似乎还

## 连载

我深信，熏陶是不教之教，是最有效也最省力的教育，好的素质是熏陶出来的。

**应试教育，无体制下要找出最佳选择**

呱呱上小学后，刚开始在学习上，她是完全不用我们操心的，做作业是丝毫不需要督促的，做完了作业，就自己想出一件事儿来做。

一年级时，有一天，做完作业后，她把学过的全部生字描在一张纸上，她说是字帖。第二天，又把学过的全部英文单词、汉字、数字整齐地写在纸上，她告诉我，这是三门主课学的全部内容。老师让每周写一篇周记，她另备一个本子，增写不交给老师的个人周记。她的学习成绩很好，但并不费力。

可是作为家长，我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在现行教育体制的框架内，如何尽量减少其弊端，保护她的健康成长。

面对应试教育有两种方略。一种是完全把赌注压在应试教育上，竭尽全力让孩子成为优胜者，如果赢了，不过是升学占了便宜而已，如果输了，就输得精光。另一种是把重点放在素质教育上，适当兼顾应试，即便最后在升学上遭遇了一点挫折，素质上的收获却是无人能剥夺的，必将在孩子的一生中长久发生作用。

其实，根据我的体会，只要真正注重素质的培养，孩子有了好的智力素质，应试会是相当轻松的事。智力是一种综合素质，其效果也一定会体现在需要运用智力的一切事情上，包括功课和考试。所以，以素质的优秀为目标，把应试的成功当做副产品，是最合理的定位。呱呱做功课一直比较省力，考试成绩在班上也始终名列前茅，无疑是得益于综合素质。比如语文，她的成绩总是前一二名，这当然和她喜欢读书直接有关。

我坚持一个原则：不给呱呱报任何课外补习班、辅导班、特长班、提高班。现在她小学六年级了，六年里，她真的是一个这样的班也没有上过。这在她班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孩子在周末上好几个班是普遍现象。

不让孩子上课外班，并不等于对孩子的学业放任不管。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家长还是应该给孩子以必要的辅导。至少孩子上小学时，多数家长是有这个能力的。

我是她上二年级时才开始做一点辅导的。起因很偶然，三年级上学期，我们全家去外地，她缺了两周的课，正值期末考试前夕，我主动帮助她复习。我的辅导方法是这样的：先看一下她平时的测试卷子，找出她

的薄弱环节；然后，列出她曾经做错的习题，再选择一些同类型的习题，让她做；最后，检查答案，仍然错的就是理解的问题了，便和她讨论，启发她想，务必真正弄懂。整个过程非常轻松，同学们在校园里是整天复习，而每天她也就复习两三个小时，但效果很好。回到北京，她胸有成竹地进考场，考了个全班第一。考试完的那几天，她心情好极了，对我说：“我就是觉得高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我想了一想，说：“可能是因为考得不错吧。”老师布置的寒假作业是，把考试错了的地方复习一下。她说：“这样我就没有什么作业了。”

在这之后，她的学习成绩显著上升。一个学习成绩优秀的孩子，优秀的成绩给她带来了荣誉感、成就感和自信心，以及与之相伴的喜悦，正因为如此，她也就容易太看重分数，一旦出现波动，她会有比成绩一般的孩子更强烈的受挫感。这是我要在呱呱身上防止的。何况我一直认为，分数真的不重要，至少比真实才学次要得多。事实上，课堂上，课堂上的好成绩学生日后碌碌无为，课堂上的平凡学生日后大有作为，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二年级，一次数学测验，有一道题，老师批她错了，她得了88分，很郁闷。红告诉我时，她眼泪也出来了。我看了那道题，发现她是对的。她说，她记得老师原来是像她那样做的。她的郁闷情有可原，因为冤枉。红让她去对老师讲，她说不敢。我想，不说也可，但解开她的心结，而这也是一个教育她不在乎分数的机会，便与她进行了一次谈话。

我说：“我问你，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你对都对了，但老师批错了，只给了你88分，另一种是你有一道题做错了，老师没有看出来，给了你100分，让你选择，你愿意要哪一种？”

她答：“都不好。”

我问：“如果一定要你在两种里选一种呢？”

她答：“要前一种。”

我说：“爸爸和你的看法一样。自己懂就行了，分数不重要。”

**兴趣为王，才能快乐生长**

幼儿都会表现出艺术上的某种兴趣和才能，比如绘画、音乐、舞蹈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人长大了都要成为艺术家，都能成为艺术家。做艺术家必须有天赋，而单纯幼儿期的兴趣是不能断定有天赋的。幼儿期艺术活动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是心智发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能使幼儿的感受力、想象力、表现力、创造力得到良好生长。